

2990

12



第五辑

西寧文史資料

88

西寧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西北三马简况及其婚姻关系……………马祖武(1)
- “八二军”扩军——建立二四八师……………傅元章(6)
- 解放前西宁市参议会记略……………李育棻(8)
- 青海妇运会在西宁活动漫忆……………韩 华(12)
- 解放前青海省会公安局一、二轶事……………马俊寿(22)
- 洗毛厂的筹建经过……………徐全文(26)
- “曹家寨”其人及其事……………桑 森(35)
-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贾正玉……………任 峻(40)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及有关资料……………王生孝(42)
- 湟川中学创建简史……………王亚森、罗麟(55)
- 西宁师范附属小学人事回忆……………赵爱德(68)
- 青海建省前后西宁城乡生活风貌杂记……………刘秉德(71)
- 西宁当铺业简况……………陈邦彦(80)
- 西宁的杠房铺……………杨沛馨(84)
- 当年青海国术馆及几位民间武术家……………刘常懿(88)
- 李德渊先生及其书法艺术……………李海观(92)
- 青海的地方曲艺……………谢承华(97)
- 我所知道的河湟地方文献书目〈一〉…………… 赵宗福(114)
- 我所知道的河湟地方文献书目〈二〉…………… 魏明章(121)
- 封面设计:** 郑守宽
- 封面题字:** 李海观
- 责任编辑:** 谢承华

西北三马简况及其婚姻关系

马祖武

从清朝同治年间起，在西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封建、官僚、宗教三位一体的马氏家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甘、青、宁地区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解放前夕。

这一马氏家族统治集团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系统，即：西军精锐军简称“西军”；宁海巡防马步全军简称“宁海军”；马福祿系统简称“宁马军”。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各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特点：以家族世袭的方式维持了三代人的统治地位。

一、西军（全称为西军精锐军）

主要人物：第一代，马占鳌，别名魁峰；甘肃临夏县莫泥沟人（后迁居积石山县大河家乡），阿訇出身。清朝末年与陕西白彦虎、宁夏马化龙，领导西北回族人民起义，反抗清王朝。清朝命令左宗棠大举西进镇压，马占鳌在甘肃广河县大败清军，后来他又向左宗棠投降并作了清军的向导，反过来镇压回族起义军。马所率部被收编为三旗马队，是以后西军、宁海军发展的基础。马后任提督衔总兵，受封建威将军。

第二代：马安良，别名马翰如。马占鳌死后其长子马安良继承父业。先任西军精锐军马步全军统领，后任甘肃提督，成为当时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弟马国良系西军帮统（副职）与宁海军的马麟同为循化街子工伊斯兰教派斗争的

幕后支持者。

第三代：马廷勅，别名少翰，马安良的三子，投质出身，曾任袁世凯总统府侍从武官，凉州（武威）镇守使。

马廷贤，别名立汤，曾任西北军混成旅旅长，1928年“河湟事变”中，与马仲英（尕司令）共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马全欽，别名廷斌，马国良的长子，曾任曹錕总统府侍从武官，马鸿逵部骑兵旅长，国民党西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解放时随王震将军进军青海，任第一野战军高参。

二、宁海军（即青马，全称“宁海巡防马步全军”）主要人物

第一代：马海宴，临夏莫泥沟前川人，后迁该县化藏沟，为马占鳌的先行官（人称先行大人），在甘肃广河县太子寺以黑虎掏心的战术打败清军而声名大震。

第二代：马麒，别名阁臣，任西宁镇守使，国民党青海省主席。

马麟，别名勋臣，继马麒后任国民党青海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

第三代：马步青，别名子云，国民党骑五军军长。

马步芳，别名子香，继马麟后为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马步瀛，别名子洲。

以上三人均系马麒之子。

马步荣，别名子仁，马步援，别名子波，二人系马麟之子。

第四代：马绪接，系马步青长子，曾任国民党一二九军副军长，现在台湾军界。

马继接，别名少香系马步芳独子，曾任国民党新军八二军军长，现在台湾。

三、宁马军及其重要人物

第一代：马福祿，临夏县韩集阳畦山人，武进士出身，所以又称马进士。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入北京，随进军董福祥北京勤王，在前门城楼阵亡。

马福祥，别名云亭，因马福祿的部下是家乡子弟，又是回族，其他人不易统驭，北洋军阀主政时曾任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后任国民党青岛市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擅长书法，以一笔“虎”字著称。

第二代：马鸿宾，别名子寅，系马福祿之子，曾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陆军八十一军军长。解放前夕率部起义，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在西北各马之中晚节非常可嘉。

马鸿逵，别名少云，系马福祥长子，曾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

第三代：马敦靖，别名立青，系马鸿宾第三子，曾任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解放前随父起义，任甘肃省政协主席。

马敦厚，曾任马鸿逵部骑兵师长。

马敦静，曾任该部十一军军长。

以上二人均系马鸿逵之子，现在台湾。

第四代：马家骅，系马敦厚的长子，现在美国。

马家驹，系马敦厚的次子，现在兰州。

以上所列，只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其他属于青马和宁

马的四代、五代的情况，他们或在台湾，或在沙特阿拉伯，或在大陆，我也说不清楚。

在三个统治系统的发迹史中，宁马是因为马福祿在清代八国联军侵略中英勇作战，为国捐躯，得来的功绩为基础发迹的。马福祥是弟承兄业，以回族上层人物的身份和他特殊的交际方式、应变才能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逐步形成父子封疆三代统治的宁马集团的。青马则是从西军分离出来的一个支派。

马麒，历史上曾是马安良的得力助手，西军帮统（副职）。马麒到西宁任职也是马安良推荐的。民国以来，北洋军阀鉴于马安良拥兵自重、声望日高，既不能随意支配，又无法调离老窝，就采取了以回治回的方针，分化离间，使马麒脱离西军与马安良分道扬镳，别树一帜，形成了宁海军系统。

三个系统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他们有着矛盾的一面；为共同的利益，又有为各自的利益联合的一面。在互相利用、相互声援、籍以壮大声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中互相通婚，利用婚姻关系，作为重要的政治联盟手段。

马安良与马麒是儿女亲家。马安良最小的姑娘马品英，是马麒三子马步瀛之妻。马安良与固原提督马进忠是换门亲家。马安良之女与马进忠之子结婚。马进忠之女是马安良四子马廷贤之妻。马进忠次女又是马鸿逵的夫人，这样一来，马鸿逵与马廷贤又成为连襟。马鸿逵的独女马银莲又是马麟长子马步荣之妻，其次子马步援之妻是东乡族甘州（张掖）镇守使马璘之女。马安良的堂弟马美如之女是马步青的妻子，而马步青的长子马绪援之妻又是马鸿逵的孙女马家珍

（马敦厚之女）。

西军系统马占逵（马占鳌族弟）的长子马朝选之女是马步芳的妻子（马继援的母亲），马朝选的另外两个侄女又都是马鸿逵的儿媳：长子马敦厚、三子马敦仁之妻。

实际上，这三个家族的婚姻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远不止这些。上述情况，只不过是具有代表性的，不足以窥全貌。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为使自己的集团发展，力量壮大，就要千方百计地排斥、吞并、牺牲另一个异己集团，这时政治联盟、婚姻关系，甚至叔侄之情，手足之义，常常抛之九霄云外。马步芳对叔父马麟的逼宫，对胞兄马步青的夺权，吞并骑五军；马鸿逵对堂兄马鸿宾的排挤是尽人皆知的实例。比如就我所知道的这件事：1937年马步芳派马子文在天津用鸦片向日本人换购军械，通过宋哲元的关系运回青海，途径宁夏，被马鸿逵扣留，并上报蒋介石查办。蒋致电马步芳，严词责问追查是何人介绍的。马步芳却反诬说是马鸿逵介绍的，使蒋介石不好处理。不久抗战开始，蒋为安定后方，投鼠忌器，以马步芳出兵抗日为条件，被扣军械发还，始了此公案。

（赵艳 整理）

“八二军”扩军——建立二四八师

傅元章

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象天空雷声，对西北边陲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巨大的震惊，青海马步芳八二军出兵到陇东阻挠解放大军，在西府战役后，由西峰龟缩到平凉。胡宗南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和八二军接触，青海马步芳认为有机可乘，向国民党国防部要求增加编制援军力量。1948年给了一个步兵师的番号：“二四八师”。建制是二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这时骑兵游弋在甘肃耀县等地，驻防之内无兵防守，如八二军不占，又怕胡宗南驻防，插入自己势力范围。胡马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但在建立二四八师时，“青马”已经是力不从心。

人员的准备和筹划：八二军龟缩平凉后，对二四八师的士兵和军官，从100师和其他部队中挑选。对青海省已退居在家的军人也调到甘肃，集中在平凉。师长马全义是当时在“青马”中有声望的将军。步兵团团长是韩效侠、谭腾蛟。这批人员到平凉后不久，从班长到营长就进行了编制。所缺的政工干部，经八二军副军长马璋安排，在平凉飞机场军部驻地设立政工人员训练班。培育干部由八二军军参谋处、政工处派出教官任教。队长是喇秉义，学员是从青海各学校的教员和高中毕业学生中选拔的七十多人。课程有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兵器学、射击教范、美术、土地学、野外教练等。给学员也发了步枪和手榴弹。开始训练后，军长马继绥

十分重视训练情况。美术课由政工处政工队长马少麟任教，步兵操典由我任教，土地学由军政工处副处长黎善镇任教，马继援对土地学十分关心，有时也到课堂侧听，并予以探讨，这批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二四八师在各营排当指导员。

新兵与兵器的来源和配备：该师新兵从甘肃榆中等地拔来，一少部分从青海拔来。武器由军部调配，新兵训练由军部派军官学校毕业生为副团长，进行训练。此时，师长换成马得胜。他从白水镇出发去西安与胡宗南有关人员察看阵地，但在耀县与解放军相遇被击毙，消息传来全军震惊。马继援派韩有禄为师长，二团驻白水镇。农历八月间全师接令，在安口窑集中，并在安口窑由师长韩有禄指挥全军进行一次行军演习。之后向咸阳进军，当时西兰公路上尘土飞扬，路上前后交错有宁夏八十一军的部队，也在同路行进，天上不时有国民党空军飞机飞行。

咸阳溃败，一退千里：二四八师在咸阳失败溃退，锐气顿消。退到定西待命，有的说守兰州；有的说守华家岭，弄得进退维谷，败局已定。待兰州一解放，“青马”便溃散而尽。

当时，“青马”与国民党中央为了扩大实力，进行讨价还价，首先提出一野在解放军是几等战斗力？与一野对峙应如何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并自恃有功，说坚持下去必须扩军和加强装备，而国民党总要压低对一野战斗力的评价。使二团在进犯咸阳前，把直属团编为一个营，营长由团副充任，三三制变为四四制，火力不足，还把迫击炮作为平射炮，在恐慌之余，又绝望于国民党中央。中央军与地方军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前西宁市参议会记略

李育莱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全国省、市、县成立参议会的民意机构，使老百姓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表面看，是为了逐步实施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当时国人对和平民主的强烈要求，同时为蒋介石竞选总统而制造民意。

西宁市参议会成立于1946年夏，当初西宁市参议员选举事宜及参议员人选，由省政府指派代秘书长高文远主办，因此所有参议员人选，事先都由马步芳指定和批准后，交由高文远传达。所谓选举，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

西宁市共选出区域参议员九人，职业参议员四人，共计十三人。所选出的参议员大部都是马步芳的亲信和部属。

当时原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团部对竞选省、市、县参议员十分重视，迭令三青团青海支团部发动团员，积极参加竞选活动，当时马继援任青海支团部干事长，这些电令，都是经他批阅并决定如何处理。为了敷衍上面的要求，遂决定在支团部供职人员中提出一人，为竞选西宁市参议员候选人。我当时供职于支团部，又是西宁市人，经会议决定提出由我参加西宁市第二区参议员竞选活动；同时报由马继援转请马步芳核批，未经几日，我接到高文远的通知到省警察大局有事相告，我去后他对我说：“关于你竞选西宁市参议员事，已经主席批准，你去找二区区长袁耀庭，告诉他通知各街保长选举那天投你的选票，我已经通知警察局二分局局长张

鼎文了。”就这样我果然当选为市参议员。我叙述这点经过，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所谓选举，完全是欺骗百姓，另一方面也可见马步芳这个封建军阀统治青海真是无所不至，何等严密啊！

西宁市共辖五个地区，以南北大街为中心划分为两个区，东侧为第一区，区长为李松岩，西侧为第二区，区长为袁耀庭，东关至东稍门止为第三区，区长为沈海珊，东稍门以东至乐家湾为第四区，区长为高文汇，西门外纸房、殷家庄、李家墩、贾小庄为第五区，区长为王宝卿。当时第一区选场在西宁中学操场，选出的参议员是张之纲、丑辉瑗，第二区选场在西宁简师操场，选出的参议员是张昌荣、李育棻，第三区选出的参议员是张永顺、×××，第四区选出的参议员是马世骏、×××，第五区选出的参议员是赵珪。另选出职业参议员赵安邦、孟全礼、李希涛、×××等四人，共计十三人。各选举场所由各区区长及保长将百姓集合在选场，分别由各警察分局长布置选场及负责监督投票选举并宣布当选人姓名事宜。

市参议员选出后于四月间在青海省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的“戡乱建国”的政策，拥护马步芳在青海的各项政治措施。（宣言曾刊登于“青海政情”）由青海省民政厅颁发了当选证明书，并选举高文远为省参议员。嗣后在西宁市北斗宫街省参议会礼堂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议长，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张昌荣为议长，孟全礼为副议长。马步芳在省政府三堂接见了全体参议员并以午餐招待。以后市参议会办公地点设在议长张昌荣家中，参议会设秘书一人，初为韩树森后为冯如玺，工役一人。从此市参

议会再没开过任何会议，对市参议会的详细情况，就无从知悉。由此可见国民党的省、市、县参议会，所谓民意机构，不过是徒具形式、欺骗百姓而已。可是马步芳在历次向国民党中央索要军费政费和有事相要挟持时，均以省、市参议会名义为核心，籍口民意，出面力争。因此省、市参议会就成了马步芳的利用政治名目的工具，也达到了为他所用的目的。

自我当市参议员后，曾接到市参议会的通知，参加过两次征兵会议。1944年秋在省政府大礼堂召开有省、市参议员、社会士绅、工、商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以马代丁及有关代丁马价的问题。会议主持人西宁市警察局长韩进禄宣称：“西宁市这次应征兵额一千名，经主席（指马步芳）指示，可以以马代丁。但代丁马每匹作价按白洋三百元计算，由政府在中区选购，西宁市政府依此标准马价，向市民征收马款。”征询出席会议人员的意见，当时会上议论纷纷，均认为马价太大，市民无力负担。最后大家提出每匹丁马按白洋二百元选购，把这个马价固定起来，以后不论马价涨落，不再提高和降低。经反复讨论，最后由韩进禄将经过情况，报告主席后再作决定。后来迫于当时情况马步芳采纳了会议的意见，西宁市代丁马以每匹白洋二百元之价，向市民征收马款。就这样马步芳把几十万白洋又搜刮到他的腰包里去了。市民的生活，越发艰难，家家叫苦连天。

1949年春，陇东战役日益紧张，马步芳为了补充兵源，在全省又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征兵。为了说服人心，制造舆论，因此在原小教场中山纪念堂召开了一次征兵扩大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省政府高级官员，省、市参议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士绅、以及乐家湾部份军官约三百

余人。由马步芳主持会议，他宣称现在前方（陇东）战争很紧张，需要大量增援部队。为了补充兵源，要在全省范围内征拔壮丁，以应军需。希望大家以保家乡，保护老百姓的安宁为己任，向老百姓宣传解释，使征兵工作进行顺利。会后不到一月，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农历五月五日）将全市百姓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十七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集中在东门外大教场，由韩进禄指挥，配有乐家湾军官，逐个验拔。这天全市商号关门，工人歇业，学生停课，市内万人空巷、不见行人。老妇老翁携媳儿子孙，前往大教场，从东稍门直到大教场周围，层层拥挤着人群，有母哭子、妻哭夫、子哭父、哀声动天地，惨状绝人寰，闻者无不酸鼻。马步芳的这种竭泽而渔的拔兵手段，彻底暴露其残暴行径及行将覆灭的命运。

青海解放前夕，马步芳父子飞逃后，西宁市秩序混乱，人心惊惶不安。为了安定人心并保护好公有财产及各项设施不受破坏，乃由西宁市参议会议长张昌荣约邀部份参议员赵珪、赵安邦、李育棻、冯如玺及西宁市各民族知名人士洛桑香趣、沈海珊、士绅和工商界人士马师融、祁宝山、田生兰、鸾清和以及原警察局长张鼎文、张景胜、张松山、马延岭等在北斗宫街省参议会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组成“西宁市临时治安维持会”。会后开展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有财物、粮煤仓库、学校、工厂、积极欢迎解放军入城，早日解放青海等活动，西宁市参议会在解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亦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在此简略叙述，以存史实。

青海妇运会在西宁活动漫忆

韩 华

青海妇女运动会，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初具形式，影响不大，故不为一般人所知，现就我所能记起的一点情况，按年代回忆如下：

公元1926年（民国十五年），西宁尚属甘肃省所管辖，且由地处偏僻，文化、政治、经济都极端落后。当时的中国也正处于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国民军冯玉祥的势力伸入西北一带，以刘郁芬为“甘肃督办”。刘郁芬因急欲安定甘肃秩序，首先派林竟（浙江人）莅任西宁道尹，改西宁道为行政区，在西宁地区开始了党务活动。

1927年甘肃省国民党部派员来宁筹备四路党务，先后设立了西宁、乐都、大通、贵德、巴燕、循化等县党务筹备委员会，总计七县党员人数不满三百，足以法定人数成立县党部的县仅是西宁和乐都。1929年（民国十八年）青海正式建省，但党务活动仍由甘肃统辖，当时甘肃省党部派田昆山为西路党务视察员，负责主办青海省党务，于元月成立视察员办事处。内设总务、宣传、组织、训练、民运五个组，宣传与组织组内设有妇女组。

在当时封建思想尚盛，女子教育处在萌芽时期，重男轻女之风是根深蒂固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乃为青海妇女们的伦理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部组织成立妇女会，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新鲜事物。妇女会认识到欲

要妇女解放，势必注意女子教育。

民国十六年林竞任西宁道尹时，对教育有所建树：他主张男女合校，即设立了男女合校的平民学校。那时我是初小二年级学生，在道尹府（现解放商场为原址）外院西房上课，林竞为我们教了歌曲：“功课完毕太阳西，手提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敬礼，父母对我笑嘻嘻。”同时，他主张禁烟、女子放足，办识字班，并排演宣传时局的话剧等，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西宁县党部妇女会，办有妇女月刊，主办人为汪友梅，刊行只有一期就停了。

民国十七年，甘肃省党部设妇女训练班，西宁女生赴兰州受训的有：汪友兰、姜玉兰、王惠天、陈英彦、方琼英等人，她们受训回来后身着浅灰色军衣，打绑腿、戴军帽，腰系皮带，颇具军人气派，使西宁妇女们大开眼界。还在青海中等学校设立学生自治会，记得青海女校学生自治会活动中，姜玉兰为常务干事，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为自治会日，有国语讲演，宣传及小型的话剧演出等。我曾演过名叫《放足》的独幕话剧中的“父亲”角色，同学们还给我画了“人丹”鬚。校长及老师们都参加了，十分活跃。还在党部中山堂举行了讲演竞赛会，姜玉兰被评为第四名，讲题是《由共产主义荒谬到三民主义伟大》，中山女校唐顺梅得第八名，讲题是《实行新生活运动与剿灭赤匪》等，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右派利用妇女运动之名猖狂进行反共宣传的实质。

1933年（民国廿二年）四月廿八日，西宁党务处第廿四次会议任命汪友兰为本省妇女会指导员。

1934年（民国廿三年），青海国民党特派员办事处筹备

推行新生活运动，四月廿六日在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发出如下通告：“近年以来，国人习尚日渐衰弱、萎靡，民族精神日见消沉，为我民族莫大之病根，倘不及时革除，函图挽救，虽人不亡我，我要自亡。故为救亡图存，并复兴我民族计，除努力于物质精神外，尚须注意于精神之振作，习俗之改良，使国人生活，均能整齐合理，并能恢复固有之道德，以立身行事，则民无不良，国无不强，蒋委员长爰本此义，主张提倡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禁止妇女缠足，并特函西宁县政府发出布告，严加查禁，限期取缔。

当年十二月女校举行了“成立青海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周年纪念大会”，全体教职员暨师范科小学部也参加，共计二百人。由校长蒲顺志演讲了纪念之意义及整顿该校之方针，并勉励学生努力向学，以促进本省女子教育，并讲了新生活运动之内容及重要性与学生之关系，恢复民族精神，挽救国难之唯一途径等等。

西宁简易女子师范学校组织青海省会妇女服务团，聘请校长蒲顺志为指导员，公推训育员邓春惠、教员窦香菊、刘玉秀、周锦华、李玉兰五人为该团干事，指定邓春惠为总干事。团员有该校教职员及师范生孔淑兰等六十六人。（附“妇女团服务简章”于后）。

1934年初夏《青海日报》主编韩志懿所写《女师黑幕》诬蔑女子师范学生及声誉，引起公愤。女师学生大闹报社和省政府，赶走了女师训育员曹家艺，三四天内将韩逐出省外，秘书长冯国瑞同时也因它故不几月后离开了青海。当时的情况是：

妇女上学且非易事，加之社会不重视女子教育，但对于女师校长一职许多人持有偏见，并怀有不良心态。蒲顺志校长多年来一直热心教育，尤其对女子教育如亲临家事，十分认真，每生情况，每堂课程，每天作息，都亲自过问。同学们如同父母一样尊重他。学校女训育员曾更换数次，其中除黎素娟（黎丹之女儿）与邓春惠有文化外，其余为个人关系而来，识字不多，且本身还是小脚，甚至有叫不出学生姓名者，训育一事不免出现磨擦纠纷，外界对校长闲言碎语与嫉妒，被韩志懿发文诬蔑，引起学生愤慨。

其中学生代表杨继英、祁秀清、曹仕贞等人率领全校同学到北大街苏家院内（门口有大树两棵，门内有狗），不顾狗咬，冲进韩志懿家中，将其从被筒内揪出，要他讲出事实和充足的理由，如何恢复学校名誉等，口号是：“打倒韩志懿！”“韩志懿滚出青海！”当即要求报社将韩驱逐出青，要求省政府撤销韩的职务。一场轩然大波，在周余内得到圆满的结果。青海妇女虽不为各界重视，但经此风波，声名乍起。

抗日战争时期，青海虽为大后方，但日寇仍有轰炸西宁之举，青海人民亦出人出力共赴国难。当时青海妇女们动员亲人开赴前线作战，制做大量慰问品，针线包等，农村妇女夏种麻，冬做鞋，自捻毛线编织毛袜、毛手套等，支援前方将士。西宁女师学生走出校门作抗日宣传，演出抗日街头剧，在当时妇运会组织下，青海妇女界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显示了青海妇女的抗战热忱。

1945年，我丈夫奉财政部之命，赴西北督粮，又为其父奔丧来宁后，得知妇女会主任委员丑辉瑛为妇女伸张正义，